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兩花香 第二〇八種 亦佛歌 許長年

世人貪戀妻財子祿，不肯捨離。殊不知死期倏忽而至，絲毫難帶，豈非癡耶？世人只以歲月尚多，不妨姑待。殊不知死期倏忽而至，懊悔何及，豈非癡耶？渤師大加驚醒，許公得以證果，誠有來由也。

出家原為脫離罣礙，予每見有等僧人，貪戀之心仍在，名雖出家，實則與在家之人無異，如此出家，反不如在家而有出家之行者，轉為上等。試看古今在家之人得悟菩提者甚多，如傅大士、龐居士諸公，俱有塵累，於道無礙，但恐滿眼邪魔，心不堅定，則事大壞矣。

揚州大東門有個開當舖的許長年，娶妻張氏，生了兩子。這張氏治家、教子，極有能幹。這許長年雖有幾萬之富，為人最貪、最吝，性情卻與汪鐵菱一樣鄙吝。若看著錢財，便如性命一般。每日想道：「我的兩個兒子尚小，我年還強健，可以料理支持，須等得兒子長大婚配，便好教他生意坐櫃，自己就清閒快活了。」

他是個掙家之人，時時照看著，但見戩頭上討得他人釐毫便宜，也是滿懷歡喜。凡來求佈施抄化的，休想他破例開手。世上也有一般財主，不肯施捨與人，單圖自家受用。這許長年連自己用一文錢，也要打幾遍草稿。遇著萬不得已破費些銀子，就是割他身上肉一般，好不疼痛，整〇來夜想起，兀自心痛睡不著。家中逐日三餐，真個是數米而炊，秤柴而爨。

有這刻苦，所以積下家私，如水浸黃豆，一日大似一日。正是：

生意如春長，財源似水來。

不將辛苦意，怎得世間財。

許長年正當五〇壽誕，親友鄰里素知他慳吝，大家商議，要斂個小小份子，與他祝壽，要他設個戲席答禮。他那裡肯收，推來推去，只是不納。妻子看見，到不過意，說道：「自己的五〇大壽，便受了份子，備筵席能用多少？一來不負了眾人慶賀的美意，二來也是做財主家的體面。」

許長年道：「賢妻，你往日甚能幹，今日這幾句話卻說差了。要知五〇歲還不是收分子的時候。眾人出份子，名為『牽虎上門』，是要咬嚼的，有甚麼美意？若說財主家體面，做財主的全是『體面』二字誤了多少事，要體面，就去穿好衣、吃好食、攀好親、結好眷，與眾財主爭強賭勝，把家私日漸破壞，無益於事。我所以一味務實，這些虛體面讓別人去做罷。」因吩咐家人：「將大門也關上。但有客來，只回不在家就是上策，省得費茶、費水。」

家裡人都依著他，把門關閉，一切人祝壽，俱回散。獨有一和尚辭不去，敲門甚急，自稱是天寧寺巨渤和尚，特來賀壽，兼有話說。家人沒奈何，只得代為傳進。那許長年聽得，愁眉道：「和尚哪有好話說？不是化齋，就是要佈施，也只回他出門去了。」豈知這和尚定然不去，反高聲大喊道：「瞌睡漢，快些出來，我有話面說。」又呵呵大笑。

原來，這和尚是天寧寺大師，法號「巨渤」，是個得道的高僧。日常說道，凡有靈性，俱是前生有根基。若再兼財富福厚，更為難得，因來提醒度他。這許長年那裡曉得？惟是聽見他笑得奇異，只得踱出門來。看見和尚拍手大笑，自己不覺的也大笑。渤師問道：「你笑哪個？」許長年道：「我笑的是你。」那渤師道：「我笑的卻是你。」因念四句道：

你笑我無，我笑你有。

死期到來，大家空手。

念完，呵呵的又笑。因向許長年說道：「我可憐你終日瞌睡，不曾得醒。我今日來，並不募化你的銀錢齋糧，我有『正覺佛法』傳授你，你須要信心領會。」許長年問道：「這『正覺佛法』有何好處呢？」渤師道：「佛者，覺也。人心有覺，即為有佛，能開六度之行門，能越三祇之劫海。普利塵沙，廣作福慧，得六種之神通，圓一生之佛果。火鑊冰河，聞之變作香林；飲銅入鐵，聽則皆生淨土。瞌睡漢，你省得麼？你若省得，就隨我去修行，莫再貪戀。」

許長年道：「我苦創這家業，也讓我安樂受用受用，我也甘心。」渤師又笑道：「你要安樂受用，只怕災難來脫離不得。」許長年道：「我只安分守己，災難何來？」渤師又笑道：「世上事哪裡論得？你既不信佛法，俺即去矣。」說完，就飄然而去。

許長年也不送他，竟回內室。妻子迎著問：「和尚有何說話？」許長年道：「那瘋狂僧人，睬他怎的？」說猶未了，只見一群乞丐，二〇多人，蜂擁而來。為首的喚做「馬六兒」，平昔深怪許長年慳吝，不肯打發。今日聞得他五〇壽誕，率領部下乞丐，與他上壽，討西食賞賜。看見閉門不開，齊來踢開門，擁入庭堂，只將許長年圍住，不容轉動。眾乞丐叫的叫，嚷的嚷，跳的跳，唱的唱，鬧得七橫八豎。馬六兒高喊道：「今日是壽星下降，大開金手，將幾串錢賞賜眾孩兒們，保佑你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。」

許長年欲要脫身，被馬六兒扯住左邊袖子，說道：「你快拿出幾串錢來，放你進去。」許長年當下大怒，罵一聲：「狗花子。」把右手一拳打去，正中太陽穴。六兒負痛放手，望後便倒。眾乞丐喊道：「打死人也。」嚷做一堆。許長年恨道：「今日不是大晦氣。適纔瘋和尚攪了一場，又被這伙狗花子上門囉嗶，兀的不氣殺我也。」眾乞丐喊道：「人都打死了，還說甚麼囉嗶？」

許長年上前看馬六兒，果然口內無氣，身已冷了。只見眾街鄰、鄉保，俱惱他鄙吝，巴不得有事，同眾乞丐喊叫。這幾個叫報官府，那幾個叫鎖兇手，這幾個叫買棺材、衣服，那幾個叫先打搶他家財物，東西哄鬧不止。嚇得許長年魂不附體，如癡如呆，走頭無路。

只見無寧寺渤大師又踱進來，呵呵笑道：「瞌睡漢，你只說無災無難，若再少停一時，搭屍蓬，買棺材，縣官相驗，仵作索拷，差皂人等，個個要錢，受刑送牢，問罪抵償，俱是難免，不怕你不費錢財。」

許長年呆了半晌，總不說話。渤師又笑道：「人若是拜我為師，隨我出家修行，我有法可以解救。」許長年聽見，即跪倒在地，叩了許多頭，哀求道：「倘老師若能解救這災難，弟子情願跟師出家。」渤師又笑道：「只恐怕事過退悔。」許長年忙說道：「斷不敢虛言。」

渤師見眾聚吵鬧，擠入屍旁，向眾說道：「這屍倘如救得活，諸位可是枉費精神，多說多鬧。」眾人大嚷道：「好癡和尚，人死了半日，如何得活？」渤師也不分辯，只將手中的拂塵，向屍上幾拂，口中說道：「馬六兒，還不速醒，更待何時？」只見死屍伸了一口氣，即坐起來。

眾人大驚，鄉保喊：「快取大錢三、四串來，賞眾丐散去吃酒。」許長年道：「既不打死他的人，何用多費？」就吩咐只把五百文錢賞他，眾丐不肯收，又添五百文，纔哄然散去。鄰里人等一面驚異也都散去。

這渤師道：「事已完畢，你須拜我為師，速跟我天寧寺禪堂裡參悟去。」許長年果然請了香燭，安了坐位，請渤坐上，拜了四拜，留在花園內設蔬齋供養，求傳佛法。渤師道：「我這佛法，最簡最易，只要信心明覺，一指即會，一會即成，我中峰先師傳授大清順治皇帝的歌訣，揀緊要的傳與你切記。」歌云：

三界塵勞如海闊，無古無今鬧聒聒。

盡向自己一念生，一念不生都解脫。

既由自己有何難，做佛無勞一指彈。

此念即今拋不落，永劫鑽頭入鬧籃。

有何難，有何易，只責男兒有真志。

志真道力自堅強，力強進道如遊戲。

亦無鈍，亦無利，挑起眉毛休瞌睡。

不破疑團誓不休，寒暄寢食從教廢。

行也做，坐也做，尺寸光陰休放過。

心存少見失真誠，意涉多緣成怠惰。

渤師道：「此歌最切實，亦如我佛面傳，不可輕視。」許長年跪拜受教。又過了兩日，許長年料理財產諸事，貪戀不捨。因又哀求渤師道：「弟子今年五□歲，待過了六□歲，那時兒大事完，一心一意的修行，也不為遲。」渤師大笑道：「光陰迅速，人命呼吸，哪裡等待你事完？若要事完，雖過千百歲也不得了結。我多方指教，奈你這瞌睡漢不得省悟，如之奈何？我也回寺裡去了。」說完即行，挽留不住，許長年送別回家。

過了月餘，忽得寒症，渾身火炭，服藥不效。病中這件捨不得，那件丟不開。心如刀割，漸漸待斃，吩咐家人飛往天寧寺，就請渤師來永別。及至師到，他已經氣斷身冷多時，家中大小，痛哭不已。渤師竟到牀前親看，歎了幾聲，道：「早不聽我好話，以致如此。」即忙用手中拂塵，向徒屍上拂了幾拂，叫道：「徒弟，你還不速醒，更待何時？」

只見許長年轉身起來，竟下牀叩謝道：「弟子此番回生，再不瞌睡，認真參悟《正覺佛法》了。」渤師因教訓道：「你在家出家，俱不礙事。凡有一切塵慾念起，便想譬如我身已死，還來管罷，只專心在『堅持正覺』四個字用功，自然大有效應。」

許長年拜教，送回渤師。即在後園中另隔淨室一間，只令小童捧接飯食，家中一切大小事，俱交與兩兒同妻料理，絲毫不管，亦不許向說。或時自己起念，即依師訓：「譬如已死，只堅持正覺。」壽至一百一□三歲，預於三日前吩咐家人，俱各念佛，不許哭泣。

至日，端坐合掌而逝，里郡咸為證果矣。